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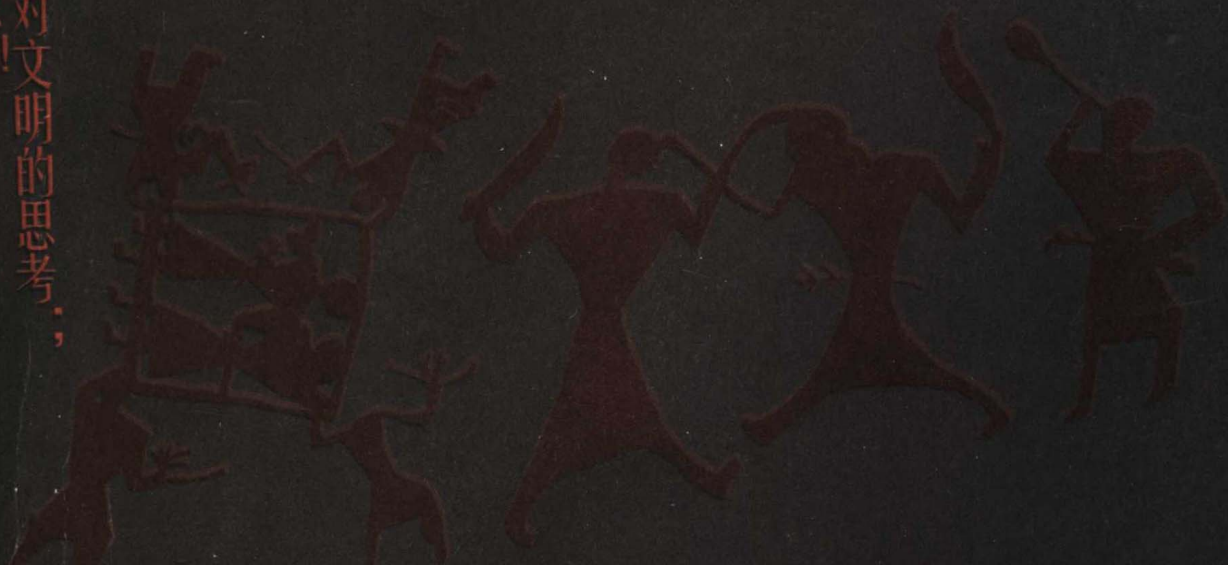
李雪瑞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他拷问的不仅仅是自己，更是整个人类的心灵

一个现代人对现代的反叛，一个文明人对文明的思考！

原地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地/李晋瑞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8

ISBN 7-5354-3326-X

I. 原…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6663号

责任编辑:姚梅

责任校对:刘惠玲

装帧设计:天一创意

责任印制:左怡邱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9.125 插页:2

版次: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版印刷

字数:291千字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章

1 青草绿，印泥红

阳光透过木墙缝隙，照在卓玛家祖屋黑褐色的地板上，是一天中的早晨。

卓玛奶奶围着厚厚的氍毹毯，坐在木阁床上念经。她手持转经筒，双眼微闭，相貌安详，时不时伸手到身边的木盆里蘸些清水拍到满是银发的头顶，样子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的神秘，但又不失令人敬畏的肃穆。

年轻的卓玛“吱”地一声推门进来，走到火塘边，拎下徐徐冒着热气的铜壶，冲一碗奶茶放到木阁床边的桌子上，然后双手合十退到一边。整个过程，卓玛尽量做到轻手轻脚，尽量减少响动。这个时候，奶奶是不愿意让人打扰的。

卓玛奶奶念完经，那碗奶茶也就不冷不热正好入口了。卓玛奶奶搓搓脸，慢慢地把茶碗举到头顶，轻声念叨：圣洁的雪山雪，圣洁的圣湖水，保佑埃塔吧！埃塔给予我们阳光，给予我们生命，又给予生命幸福繁衍所需的一切。请雪山圣湖保佑它吧，赐予埃塔安宁与吉祥！

奶茶在奶奶的头顶上开始晃动，浓浓的奶香味儿从木阁床里飘散出来，香溢全屋了。

敬过神山圣湖，卓玛奶奶并不急着喝茶。她虔诚地捧着茶碗，如对待圣物一样，轻轻地翕张着两只鼻翼，闭着眼，全身心闻上一阵。

卓玛奶奶就醉了，被悠悠的奶香陶醉了。

卓玛奶奶陶醉的样子是美妙的，惬意的，满足的，她的脸上都翻涌着幸福的浪花。浪花在奶奶的脸上形成非常有意思的笑容，开始还是淡淡的，浅浅的，柔软的，然后就变得深了，浓了，夸张了，徜徉了，回荡了，阳光了，温暖了……

可这个早晨，卓玛奶奶没有笑。

卓玛叠好氍毹毯，放到火塘边的柜子里，转身端来一盆热水。

卓玛奶奶要洗手了。卓玛奶奶把一双暴着青筋的手泡在水里，却好大一会儿不搓不洗，也没抽出来。她那满是银发的头重重地随意地耷拉着，整个身体看上去苍老，又无力。

卓玛问奶奶：“身子不舒服了？”

奶奶的身子突然往下一沉。卓玛心就悬到半空中了，她赶紧上前扶住奶奶。奶奶抬起头，睁开眼嘻嘻地笑：“老了，真是老了，这么一会儿工夫，我都睡着了。”奶奶撩着水洗过脸，用毛巾擦干手，拖着冗长的声音和卓玛说：“扎西该回来了吧！”

“该回来了。”

卓玛奶奶慢慢慢慢地挪着身体下了床。

“不知道扎西接上客人没有。”卓玛说。

奶奶似乎并不关心这些事儿，但她还是安排卓玛：“去准备准备吧，总得准备准备！”

卓玛说：“我都准备好了。”

“那就，给我收拾收拾北边的那间吧。”

那是一间奶奶年轻时曾经住过的房子，好多年没有人住了，里面的破旧与杂乱可想而知。

卓玛不理解奶奶的意思。难道奶奶想搬到那里，倒让客人住她的祖屋？卓玛就强调说：“奶奶，他们只是客人。”

卓玛奶奶像没有听到卓玛的话，挪动着佝偻的身体开门出去了。

屋外，沾满金辉的山雀，在空中急急忙忙地飞掠。微风荡过湛蓝色的湖面，顽皮地扑向山林。大朵大朵的白云依偎着高岸挺拔的雪山。粗壮的牦牛和个子矮小的埃塔马走出围栏来到草场，尽情享受肥美的青草。灰色的山鸽和漂亮的山鸡，也从山林里赶来了。散落在绿色之中的庄户，炊烟袅袅，门前屋后和房顶上呼啦啦地飘着五色经幡。穿着绛紫色、红色、白色、黑色相间艳丽服装，佩戴着精美银饰的男人和女人们，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儿。木墙高处的雕花小窗，突然被推开了一扇，年轻的埃塔姑娘扒在窗口，呼唤着绕过青稞架骑马走远的小伙。姑娘的呼唤是这个早晨第一段甜美的歌声。阳光下，姑娘紫红色的微笑，映红了对面山上满山的杜鹃。

一只银鸟这时从空中轻盈地划过。

躲在草丛中跪拜太阳的白狐看到了。

湖面上划舟打鱼的姑娘看到了。

林子里抡斧伐木的小伙看到了。

站在牛栏边，提着木奶桶的卓玛也看到了。

湛蓝色的天空，飞机如不变姿势的鱼向前飞行着。天空成了一片广阔无垠的海，一朵一朵的白云如不规则的花随意飘着。

来自畔江的青年作家陆天羽，和他的同胞弟弟陆天翼就坐在这班飞机上。

也许是旅途太辛苦了，机舱里大部分旅客都睡着了：漂亮的小姐、臃肿的妇人、西装革履的男士、头发花白的老人，商贾富绅、文人学士、教授博士、政府官员、私密情人、嗲声小秘、二奶妓女，统统睡着了。一个个双目紧闭，睡姿各异，歪头侧身的，仰面张嘴的，低头托腮的，还有一个学者模样的，倒是睁着眼，胸前还放着一本书，手里拿着笔，看样子刚睡没一会儿。

谁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都睡着了。也许这些人太喜欢这种睡梦中无意识的行进吧！

陆天羽半躺着侧头望着窗外，一边品着咖啡。

心情淡淡的，悠悠的，平静的，而且不错。曾经长时间留在脑子里的晦涩已经没有了，畔江的楼房、街道、肖月红、苏然、孩子、母亲、小说、剧本、股票、水电费，统统抛到脑后了。机窗外的天气不错，清亮透彻，时不时可以看到泛着金光的雪山。阳光还没有完全照到地面，森林和草场应该还是无边无际的墨绿吧。

陆天羽觉得自己是在穿越时空，在无意识中，接近一种令人神往的陌生。

“叮咚”一声，话务员提醒乘客飞机二十分钟后就要降落，乘客们须要收好小桌板，调好座位，系好安全带。陆天翼醒来，哈欠连天地探身看看窗外，问陆天羽：“看到什么了？看到埃塔了？”

陆天羽保持姿势，沉默不语。

陆天羽的严肃让陆天翼觉得好笑，其实他知道陆天羽在想什么。但他没有把话捅破，他说：“凡事儿别太当真。这世上，本来就没那么多认真事儿，日子还不是嘻嘻哈哈一天嘻嘻哈哈一天的？你要认真，累死你。”

陆天羽没说什么，似乎不愿意和弟弟说话。

在来埃塔之前，夏太平突然取消和苏然的订婚决定，叫陆天羽心中疑



虑重重。夏太平是谁啊？畔江市最大的玉石王，虽然和陆天羽、陆天翼是朋友，但人家和他们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人家是大人物，他们小瘪三小市民。可这人也就奇怪了，这么一个大人物，竟然和一个小市民争女人，那个女人就是苏然。当然这也有苏然的不对，从前她是和陆天羽谈过恋爱，可毕竟陆天羽已经娶妻生子有了家室，放着夏太平这样有钱的男人不要，瞎折腾啥啊？尽管外界，也就是那些媒体说放弃订婚决定的是夏太平，但陆天翼再傻也能猜得出，这事与陆天羽有关。他就拿陆天羽开玩笑：“心里美着的吧？”

陆天羽纳闷地看了一眼陆天翼。

陆天翼说：“装什么蒜？美就是美！”

陆天羽把头转到一边了，他知道陆天翼是说夏太平和苏然之间的事儿了。

“其实，你心里亮堂得很。”

“别胡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事儿与我没关系。”

“你不知道？谁信？好了。你也别装了，那是你们的事儿。我才不管呢。”天翼扫视一下周围，自言自语说，“不知道那个埃塔人来了没有，这人生地不熟的，没个领路的，咱们真还去不了呢。”

天羽知道天翼是瞎操心。夏太平是什么人，让他们来埃塔，能不安排好吗？

飞机放下起落架，扬头降落在离埃塔一百多公里外的机场。

那个机场面积不大，坐落在广袤的草场与山麓的连接处，西南两面是山，东北面是一望无垠的草场，一条笔直的公路从机场开始，一直延伸消失在草场与天接壤的地平线上。

乘客们收拾着行李，从飞机上下来，在出口处，蜂一样挤上破旧的出租车离开了。

陆天羽和陆天翼拖着行李最后出来，他们四处寻找来接他们的埃塔小伙儿。在机场的大门口，他们发现了三匹马和一个身穿民族服装、皮肤黧黑的小伙儿。那小伙儿也正用一双又大又黑如黑宝石的大眼打量他们呢。

埃塔小伙儿走上前，从衣服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陆天羽。说是信，其实是一张夏太平留给尕瓦木措的便条，在右边的空白处歪歪扭扭写着几个不规范的汉字，意思是说来接他们的人叫扎西，落款是尕瓦木措。陆天羽收起信，拍一下埃塔小伙的肩膀。扎西憨憨地笑一下，开始往马背上搬放行李。陆天翼却诡秘地从包里取出一张纸，神秘兮兮地把懵懵懂懂的扎西拉

到一边签合同，还直言不讳地和扎西说：“到达埃塔之前，扎西同志得负责我们的安全，咱们不能空口无凭，得签个合同。如果路上遇难我小命不保，喂了饿狼算自己倒霉，可如果我还能拖着半条命到达埃塔，那就得追究你的责任。”

可悲的文明人啊，文明到了靠合同来维持诚信的地步！

陆天羽长叹一口气：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突如其来的风，吹走了陆天翼手中的合同。一张纸在风中飘来飘去，翻舞如蝶。扎西急忙去追。合同越过铁栅栏，落进机场。扎西只好爬上栏杆。

陆天羽冲扎西喊：“扎西，不要理它了！”

扎西半条腿搭在栅栏上，回头怔怔地看着陆天羽，又看看陆天翼。

陆天翼心里恼火，刚下飞机陆天羽就这样，不支持，也没必要反对啊。他不管天羽说些什么，命令扎西：“别听他的，去吧，那纸很重要。”

扎西翻过栏杆捡回合同递给陆天翼。

陆天翼从包里摸出笔递给扎西。知道扎西不识字，又从马背上卸下行李，找出印泥。

扎西纳闷地看着陆天翼，他第一次发现和血一样的东西还能放进一个铁盒里。

“太过分了你。”陆天羽大声说，“扎西，不要摁那个东西。”

扎西转头看陆天羽。已经上马的陆天羽从马背上跳下来，一把推开陆天翼：“他根本没见过这东西，你这么做有什么意思？”

从小到大，陆天羽总是这样，在别人与自己亲弟弟之间，总是选择别人。陆天翼不知道哥哥对自己的敌意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反正自己从来从他那里得不到一点儿友善，更不用说兄弟般的关爱了。但自己没必要听他的，自己是成年人，有决定自己命运和行为的权利。所以，陆天翼不理陆天羽，先用大拇指蘸一下印泥，在合同上摁了一下，然后和扎西说：“这样就行了。”

看到陆天翼如此轻松，扎西把摁手印看成了一种游戏。他冲陆天羽笑笑，自己不会那么胆小，陆天翼敢摁自己就敢摁。他学陆天翼的样子，也在合同上摁了一个红红的手印。看着白纸上留下了一片花瓣一样的红色，扎西乐了。

可他哪里知道这种红色是多么的可怕。印泥红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可

怕的一种红色了，因为它常常出现在一份份牵动着财富、权力、幸福、自由甚至是生命的合同上。陆天羽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没想到，看上去粗心大意的陆天翼竟然会带着印泥来，他为陆天翼这样对待一个纯朴的埃塔人感到难过。

很久没有骑马了。一说骑马上路，陆天翼就很兴奋，他抬腿上马，夹腿抽鞭，驱马沿马路向前跑了出去。

扎西不得不两根手指捏成环状，放在嘴里打口哨，让马停下来。

这么笔直、这么宽阔、没有杂草丛生的道路怎么会是通往埃塔呢？这种路连接的应该是高楼大厦林立快餐食品遍地的城市。只有城市才需要这么宽的路，才需要不可阻挡的速度。所有的城市都需要尽可能快的速度，像马拉松比赛一样，自己铆着劲儿地往前跑，同时希望别人在路途中倒下，希望自己的上面永远晴空万里，别人面前却泥泞遍地。埃塔不应该是那样的。埃塔不需要速度，或者只需要适量的速度，埃塔人明白终点就意味着消失和死亡，他们不想把终点作为奋斗的理想。他们明白幸福只有在慢慢的品味中才能真正地体会到。

扎西指给两个汉人通往埃塔的路。那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小路，窄窄的，弯弯曲曲的，没有人规划，没有人设计，没有施工队施工过，只是一条人们也许只有扎西一个人骑马走出来的小路。小路两边长着茂密的野草，绿绿的，无边无际的野草，像海一样，甚至把偶尔的花也淹没了。那是一片满目无际的绿，宽广偌大的绿，深不可测的绿，带有吸融能力的绿，蓬勃中不显消退的绿，完全可以把距离和时间融化、溶解、省略、淡忘的绿。

小路另辟新径从机场向西南方向延伸。扎西背着枪骑马走在前面，陆天羽和陆天翼跟在后面。

无边无际的绿，真的吞没了距离和时间。

前面一座看似不远的山，却让他们走啊，走啊，走了好半天，感觉还是那么远！

2 什么鸟儿都有

太阳偏西的时候，他们离开草地，进入森林。森林密密匝匝，高大的松树一棵棵如迷阵一般随意地长着。

眼前的景象让陆天羽心潮澎湃。

他以前曾经很多次想像过自己像电影里那样，骑马缓步穿越森林，森林的尽头是悬崖，是草坪，是神奇的小人国，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还是直接连着大海，都无所谓，他不去管它，只要能让他感受到森林的神秘与深不可测就可以了。没想到，今天自己竟然真的如愿以偿了。

这得感谢他心里爱着的那个女人，苏然。十天前，陆天羽为到省作协续签合同制作家的合同，急急忙忙从三亚赶回畔江。虽然那也只是一份合同，但陆天羽非常看重。倒不是因为这份合同可以为他赢得每月一千五百元钱的创作费，而是这份合同代表着作协以及一部分读者对自己作品的认可，如果作协不看好自己，如果他的作品没有读者，作协也不会和他签合同的。所以，他在三亚写完剧本，连庆功会都没有参加，就急着回畔江了。漂亮妩媚走路扭腰摆臀说话嗲声嗲气的女秘书，把他送到机场时竟然还掉起了眼泪。还像个害羞的姑娘，乖乖地依在他身边，揪着他的袖子说：“我想跟你走！”

“为什么？”陆天羽问女秘书。

女秘书说：“不知道！”

“不知道”就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了，就有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暧昧感觉。自己只是个刚出名的青年作家，既不掌权又没钱，能给别人什么前途，自己还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呢，带一个小姑娘，不是祸害人家吗？心里是这么想，但又不能直说，总得给人家个面子。陆天羽就老气横秋地安慰女秘书：“小妹，你这么年轻漂亮，不能说美若天仙，但也和天仙差不多。除了我，其实你跟谁都会有前途。”

如今的女人，个儿顶个儿的聪明，一听就知道是推脱之辞。女秘书的脸微微一变，就桃花绽放了，然后冷不丁用力推一把陆天羽，“嘻嘻嘻”没个正经地笑：“看把你吓的，和你开个玩笑，别想美事儿，你想带我，我还不赶呢！作家一肚子的甜言蜜语，不要说我，就是女博士女警官，真要想骗，恐怕也是一把接一把的。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回去复命了。”

年轻人思维敏捷，应变能力强，多云转晴天说变就变，眨眼儿工夫打个圆场你都不一定知道有什么不合适。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谁能搞得清？当然这对于陆天羽来说，没必要动脑筋琢磨。陆天羽排队过安检口的时候，女秘书突然跑过来，眉周眼正、大大方方、多少显得可爱地对陆天羽说：“陆天羽，你这个人，好人！”

“我？好人？哪跟哪儿啊！”可在那种场合，他根本没必要和一个素不



相干也不想将来有什么相干的漂亮女人要什么答案。自己是不是好人，至少在这个年轻女人以后的日子里，恐怕是不会有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了。陆天羽礼节性地笑笑，提包通过安检口。刚准备登机，又接到影视公司老总的电话。电话里二话不说，就劈头盖脸地逼问陆天羽漂亮温柔的甜甜猫去哪儿了，说陆天羽太不够朋友，让他赔了夫人又折兵，写剧本期间，他把心爱的甜甜猫让给陆天羽也就算了，可没想到陆天羽还要来个釜底抽薪，不仅挣他的钱，还要拐他的人，不够朋友。

刚刚让女秘书搞得云来雾去，又被老总莫名其妙轰炸一顿。那甜甜猫一准就是刚才的女秘书。陆天羽直截了当地告诉老总：“别血口喷人，我非常慎重非常严肃地声明，你的甜甜猫只是来送机，没有谁拐走她，也没有谁想拐走她，她已经回去了！另外，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写剧本期间，你的甜甜猫只是我的秘书，只不过接电话，搞搞复印，顶多倒过两杯水，洗过三次衣服，那都是她职责范围内的，除此之外，我没有占她什么便宜。”

“啧啧啧，尽胡说！简直就是一付鸭子嘴，怎么煮也煮不烂。你就嘴铁吧你！别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告诉你老弟，我早在你的房子里安了监视器，你压根儿没料到这一手吧？！”

“那就随你的便吧！反正黑的白不了，白的黑不了。要说有，也是你的甜甜猫发情，主动在我脸上亲过一口。”陆天羽有些急，觉得自己想恶语伤人，甚至想掴人耳光，他最最看不起这种猪八戒倒打一耙的人了。

突然，老总在电话里哈哈大笑：“看来怎么诈也许不住你。甜甜猫和我说了，不错，老弟，你是个难得的仁义之人。”接着“啾”的一声，让陆天羽恶心得差点儿没晕过去，心想，这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老总在电话里又笑：“陆大作家你别自作多情，我在亲我的甜甜猫，要不你也来一口？下次合作我还指不定不让甜甜猫给你当秘书呢！”电话里甜甜猫嗲声嗲气地骂：“你讨厌，什么人嘛，你以为人家和你一样？”“你以为他，谁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是俗人一个！”

陆天羽想好词儿，想贬诋对方几句，影视公司老总却抢先说：“老弟，一路顺风啊，放心，飞机失事对你也没什么大损失，我为你买了两份保险！”“拜拜”后，就挂机了。

陆天羽踩着年久失修的木楼梯，噤噤噤跑上楼，推开通联部的门。迎接他的是一张冰冷的面孔，在冷面孔后面，还藏着另一张冰冷的面孔，两张面孔显然是被他没敲门不合时宜的到来打扰了。一张是作协新聘来的通

联部干事，一个年轻妖艳的小女人，一张是曾经以写报告文学享誉全国而又凭此坐在省作协主席位置上的胡大作家。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一个干瘪老皱，一个干净光洁，四只眼睛齐刷刷地瞅陆天羽。倒把陆天羽看得不好意思了。

既然杵进来，就没有退出去的道理。

陆天羽只好说：“太着急，这门也没上锁。”

小女人清清嗓子，轻轻咳两声站起来。她的身体由僵硬变得柔软起来，胡大作家的手和女人的裙子也很自然地女人的身体上滑落下来。陆天羽这才看到，原来那女人的裙子是那样的短。陆天羽怎么也想象不出，旧的作响的木楼梯，青灰色的砖瓦房子，一个安谧舒适的地方，怎么能有如此的两条赤裸的腿呢？陆天羽往屋子里走。胡大作家，也是胡主席起身，和他擦肩而过，出门时还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红一块白一块的，下楼的时候，还重重地把一口痰唾到地上。

小女人却嫣然笑了。那笑不温不火，很有黏性。她双手向后撩一下长发，故意向前挺挺胸，慢慢坐在办公椅上。其实，她完全没必要挺胸，她的胸够大了，而且可以说是非常之大。也许人家正是因为胸大，才要挺胸的，要扬其长避其短嘛！陆天羽不自觉地说一句：“这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女人转过头来，故作生气：“你说什么？什么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

“对不起，我是说我自己。”

“你们男人总是这样，平时吹得比天还大，犟起来，比钢筋棍还硬，一到关键时刻就软蛋了！”说完，也许是因为“一到关键时刻就软蛋了”，咯咯地笑，“你说是不是？”

陆天羽不知道如何回答，就说：“不知道。”

“你看，不敢承认，怕女人笑话了吧！这有什么好怕的。说吧，什么事儿？”

“签合同。”

“完了。也晚了！你没按通知的时间来办。胡主席下令，凡是不按期办理的，一概不再补办。”

“我找他去。”

“找也没用。”

陆天羽知道没用，尽管中国人办事讲究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就凭刚才那一下冒失与莽撞，也没戏了。陆天羽从通联部出来，见苏然在车里向他

摆手。天黑了，显然苏然有些不耐烦。不能再占用苏然的时间了。

陆天羽一拐弯儿上了苏然的车。

陆天羽心里闷闷的，脸上写满了遗憾。苏然事先早知道一样，嘻嘻地笑，她开导陆天羽：“别把那些破事儿当回事儿，现在谁还把作家当回事儿，除非你是腕儿。要我说，倒不如好好写几个剧本，挣它几沓子钱实在。就现在，我拉你到大街上转上一圈，和别人说，瞧这是咱们的大作家陆天羽，你看看人家什么反应。如果我再和别人说他可是千万富翁，现在还单身，你再看看又是什么结果。”苏然调皮地用手摸摸陆天羽的脸，嗅嗅鼻子做鬼脸说，“陆大作家别傻了！”

苏然就是这样没个正经。

从三亚回来那天，陆天羽在机场出口处等出租车，一边翻看甜甜猫给他写剧本期间做的电话记录，他发现竟然有很多苏然的电话，条数远远超过肖月红。他正在为这事紧张，苏然开着一辆白色宝马“吱”地停到他面前，还放下车窗，赖皮地冲他笑，叫他上车。陆天羽上车，苏然二话没说，突然就摊开双臂示意让陆天羽抱她。都三十多岁的人了，又不是小孩子，开什么玩笑？也许换成别人，他抱就抱了。可是这毕竟是苏然啊！苏然不同于别的女人。

苏然侧眼看陆天羽，两只胳膊还等着呢，她乖巧地笑：“怎么啦？不好意思？有什么啊！把我当成肖月红好了！”问题是她不是肖月红。苏然索性闭上眼睛，用行动来鼓励陆天羽。陆天羽还是没有动，但他怦然心动。苏然突然咯咯地笑，主动拍拍陆天羽的肩：“好样儿的，还是苏然心中的陆天羽，没变，不为美色所动。”

苏然你怎么也——和那个甜甜猫一个样儿！

苏然马上就严肃地问陆天羽：“谁？甜甜猫是谁？原来你也是驴粪蛋面面光啊。老实交待，甜甜猫是谁？”

陆天羽知道苏然把事情想歪想复杂了，这是现代人的通用思维方式。一加一本来等于二，如果反问一句，真是二吗？你得到的答案可能是三，可能是四，因为他再不敢回答说是二了，总会列举出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得出三，从那个意义上讲能得出四，“简单”似乎就会被人当作低能儿或弱智。陆天羽把自己这段时间，包括送机时甜甜猫所说的话连同临上飞机前影视公司老总的电话，一五一十地说给苏然。

苏然就笑得前仰后合了。

陆天羽也笑自己，其实有这个必要吗？面前的这个女人是自己什么

人？就是最最亲爱的人，有必要如实交待吗？

苏然说：“你也觉得自己傻了吧！你这种人在现代社会不实用了，快成古董了。不过，你放心，你今天的一言一行，我会为你保密。”

陆天羽觉得苏然的话，很有意思，自己这是怎么了？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还要保密。

“你别不服。你敢把什么甜甜猫之类的事情讲给肖月红吗？”苏然呵呵地笑，“天羽啊天羽，这都什么时代了，你倒是变变啊，有点儿出息好不好？其实，你刚才抱我一下也就抱了，就是和那个甜甜猫有什么也就有什么了，怕什么，我又不是你老婆。”

陆天羽就说：“肖月红不会问的，我也不会说！”陆天羽说的是实话，肖月红是绝对不会问他的。

苏然点一支烟夹在手上，说：“陆天羽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耿气？英雄点儿，做就是做了，不说咱就是不说！”

陆天羽不想和苏然一见面就讨论这个问题。他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关心。他先把目光移到窗外，然后问苏然：“你在留言中讲想我，是真的吗？”

苏然打火，汽车启动了。苏然淘气地回答说：“你觉得呢？你觉得是真的就是真的，你觉得是假的就是假的。”

“为什么？”这实在是句多余的问话，因为陆天羽并不是这么想的。苏然现在的男朋友，或者说准未婚夫是拥有私人飞机的富商，一代玉石大王。苏然说想他，可能吗？无非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不过，那个即将站在苏然身边的男人，陆天羽是看不上的，他就是拥有超过比尔·盖茨的财富，也是个没文化的东西。

“不为什么。”苏然抽了一口烟。

“你真的要嫁给他？”

苏然突然严肃起来，她咄咄逼人地问：“陆天羽，我可以不嫁给他，那你娶我啊！明天就娶，不，现在就娶！”

陆天羽没想到是这样。他完全蔫了，如一条烤熟的茄子。

苏然扑哧就又笑了，她说：“好了。说什么都没用了，还是说去哪里吃点什么吧。今天我请客。不过，说实在的，天羽，你就是没有天翼务实。你们兄弟俩啊，一个精神一个物质，一个极左一个极右，一个云山雾海不知道生活是什么，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两个人要综合一下就好了。”

陆天羽就不再说话了。没心情说。

他不认同苏然的观点。人类一代代过来了，多少古国城池成为废墟消失了，可老子的思想李杜的诗句还在，黑格尔的哲学还在。金钱固然需要，但它却是短暂的，只有文化才是亘古长存的。大家抓经济搞建设一切向钱看不是错，可生活富裕了，家园建好了，好吃好喝之后，游完山踏完水之后该怎么办？那个时候也许才会真正体会到李清照的凄婉、李白的洒脱、毛泽东的大气磅礴。但他没必要和苏然辩论，苏然能到机场接他，已经叫他非常感动了。

苏然拉着陆天羽从作协出来，来到酒吧一条街，选一家不错的酒吧，找张靠窗的桌子坐下。酒吧里人不是很多，环境很幽静。两个人先是咖啡后是酒，你一杯我一杯喝了不少，话也是有一句正经，没一句正经地说了半天。反正谁也不聊什么正式的实质性的东西，气氛倒很轻松很悠闲。

陆天羽问苏然：“你怎么知道我要回来了？”

苏然说：“你别自作多情了，我是去送夏太平。夏太平要出国，正好碰到你了，才拉上你的。”

“是这样啊！”

“是啊。”

“真是这样？”

苏然就嘻嘻地笑，不说实话，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反倒借着酒气说了一通陆天羽在三亚的这段时间里，有多想他，她说：“你走了，一下子觉得畔江和空了一样，死寂，无聊，没有生气了。”

陆天羽有些飘飘然。

他说：“苏然你跟上夏太平，别的没学会，就是学会哄人了。”

苏然说：“能哄住一个人，也是本事。问题是我连一个都哄不住。”苏然显得有些伤感。

后来，苏然就要陆天羽为她写书。

陆天羽说：“行，写你的自传我都不用采访，从你穿开裆裤时开始下笔，写到今天的时尚新潮。”

苏然推一把陆天羽：“去你的！谁要你写我的自传，我要你写畅销小说，能挣钱的那种，只要好卖就行。现在市场上有中国式离婚、中国式结婚，你搞个中国式情人，就是中国式婚外恋也行。”

也是酒喝多了，陆天羽迷糊着眼睛，连声说：“行、行、行。”



苏然要他写本书一点不过分。对于陆天羽来说，苏然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答应。他愿意为苏然效力，愿意为苏然付出一切，这种付出和负累，对他来说是一种幸福。看着苏然迷人的眼睛，陆天羽还想，有那么多奢望干什么，其实把两个人的关系定位在普通朋友，甚至是酒肉朋友挺好，大家谁也不用担心伤谁的心，也不用顾及彼此的心里感受，有啥说啥倒也痛快。现代社会，为金钱、为权势、为性、为好奇都能成为朋友，一夜情、性伙伴也是遍地开花，两个人遵守着潜规则，各取所需也是一种活法。

苏然慢慢晃着酒杯，眼睛痴痴看着杯中的酒。陆天羽知道自己喜欢这个女人。可自己还能强求什么呢？毕竟自己已经不是自由人，是一个已有家室的男人，和苏然之间的关系也就只能到此了，心烦时谈谈心，有难事时出出主意，红颜知己而已。

两个人正聊得高兴，夏太平突然给陆天羽打来电话。夏太平在电话里说，他要搞个文明扶贫工程，需要陆天羽帮忙。

自从夏太平和苏然确立恋人关系之后，陆天羽对夏太平心里就疙里疙瘩的，总有一种隐隐的痛，也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恨。男人离不开女人，一个男人身边总会有一个女人，陆天羽觉得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是苏然，苏然天经地义是属于自己的。可事实却与想像不符。他稀里糊涂地娶了肖月红，苏然却成了夏太平的未婚妻。陆天羽抓着电话，眼睛直勾勾地看苏然。莫不说是文明扶贫工程，就是建一所普通的扶贫小学，作为未婚妻的苏然不可能不知道。他和苏然坐在这里，老半天，苏然却只字未提，什么意思？

苏然眨了一下眼睛：“看我干什么？”

“你就没觉得自己心虚？”

“没偷没抢，我心虚什么？”苏然说。

“你不是说夏太平出国了吗？到底怎么回事儿？一个要我写小说，一个要我去扶贫，搞什么？是不是你们串通起来，想把我……”陆天羽说。

苏然耳尖，已经听到是夏太平的声音了，就哧哧地笑，一边sorry个不停。

她说：“我和夏太平串通起来想劫持你、谋害你，你值得吗你？实话跟你说，夏太平和我，他是他我是我，他商我商，互不相干，你和他是朋友，我和你也是朋友，咱俩之间的这个朋友还得加括号外加引号，你自己掂量吧！我现在不是在搞文化公司嘛，要你写本书出来，一帮你出名，二

为公司谋利，你看你，还用那种眼神看我。讨厌，要这样不够朋友，话不投机半句多，什么也别说了！”

陆天羽相信苏然，他断定苏然和夏太平之间一定出现了问题。陆天羽对夏太平的扶贫工程半信半疑，他不知道夏太平找他帮忙搞的什么鬼。所以，他说再考虑考虑，把夏太平的电话挂了。

苏然问陆天羽：“夏太平是不是说一个叫埃塔的地方？”

陆天羽说：“好像是。”

“那就对了。有这回事儿。他挺上心，说埃塔是个需要文明需要开发的地方。”苏然说，“你也别小看夏太平，夏太平的境界不比你低！”

“我怎么敢小看夏太平同志呢？人家是政协委员、优秀民营企业家、省十大杰出青年。苏然同志的老公，当然不会是鼠流之辈。”

苏然能听得出陆天羽是在讽刺夏太平，就拍拍陆天羽的脸：“生气了？还吃醋，酸酸的。你呀，文人就是文人，挖苦人都这副德行。其实你也不错，至少没有让苏然失望到伤心的地步。而且你的运气也不错。”

“我的运气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

“我知道，你的运气是打拼出来的，别人的运气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不过，你去埃塔是趟好差，一方面帮夏太平搞文明扶贫，一方面去体验生活，一举两得。”

“奸商！”陆天羽一本正经地说。

苏然看着陆天羽的脸，不由发笑，她用手捧住陆天羽的脸说：“你这个时候最最最可爱！”

苏然拿出合同让陆天羽签。开始陆天羽不签，说没必要。苏然就激将陆天羽，说陆天羽还是喜欢肖月红。这话说到了陆天羽的痛处，陆天羽就和宣读圣旨一样告诉苏然：“苏然，我告诉你，我这一生，如果说爱过一个女人的话，那就是你。”

苏然像听不懂似的摇头。

陆天羽问苏然：“怎么，不信？”

苏然说：“那就是说你不爱肖月红了。可是，既然不爱，为什么还和人家结婚，还要生孩子。而我让你写本书都这么——难啊。”

陆天羽非常伤心，哭了。苏然不应该这么看他。爱就是这样，没有一点理由和道理。明明知道，面前的苏然马上就要和另一个男人订婚了，可自己一见到她，心中的烈火还是熊熊地燃烧了起来。陆天羽一抹泪，掏出笔就在合同上龙飞凤舞地签了名字。

苏然“嘿嘿”地得意地笑，她说：“其实写不写书都是次要的，我就是要看看在你心里还有没有苏然这个女人！”

陆天羽就说：“你都是要和夏太平订婚的人了，就是在乎，还有什么用？”

苏然说：“你不知道女人善变？况且，我还没有和夏太平订婚，就是订婚、就是结婚了怎么样？”

后来，陆天羽就听说夏太平和苏然的订婚仪式被取消了。报纸连篇报道，但没有说其中的原因。

从酒吧出来，陆天羽不得不回家。

他无处可去。但家对于陆天羽来说，只是一种象征，没有什么磁力效应可言。

当然问题的本质不是出在陆天羽的妻子肖月红身上。肖月红是个贤惠能干的女人，每天把家收拾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而且让自己的男人从一进门开始，就可以享受皇帝老爷一样各种各样体贴入微的伺候。作为男人，陆天羽应该知足了。可陆天羽不知足，他的心总是收不回来，心中总有一道愈合不了的伤痕。但他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其中的阻力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年老的母亲和同样年老的道德，还有其他，包括孩子，包括对当初自己选择肖月红的责任，包括他那颗无法慰藉的良心。

这些压力他和苏然聊过，苏然认为这些压力纯粹是陆天羽优柔寡断或当断不断造成的。

从理论上讲，苏然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陆天羽是问题的承载和主体，一切关键性、决定性、核心性或者什么什么性的问题都在他身上，只要他去解决就能解决，也只有他去解决才能真正解决。也就是说只有他才能解决得了自己。可这世界上最难“解决”的就是自己，因为这种“解决”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给一刀、开一枪、吃一包老鼠药、喝一瓶敌敌畏或从五十层的楼顶上“刷”地纵身跳下，而是内心的全部释然。心是个比地球还要大、比宇宙还要复杂、比化学反应还要变化多端的东西，一个人可能“解决”得了自己的身体，却无法“解决”自己的心。心中的东西，总是折磨着陆天羽，让他坐在家里却找不着家的感觉。他坐立不安，心神不定，他总希望自己是个人人管束身无定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或流浪者。可他不是，他上有老人，膝下有女，只要在畔江，他就必须得从家门口出进。为了这个苍白的形式，陆天羽不得不装腔作势地演戏，尽管悲哀，可又毫无办法。

